

<<鹭鸶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鹭鸶谷>>

13位ISBN编号：9787509406250

10位ISBN编号：7509406250

出版时间：2011-9

出版时间：蓝天出版社

作者：沈石溪

页数：319

字数：262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鹭鸶谷&gt;&gt;

## 前言

成千上万只乌鸦，被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吸引，从四周丛林麇集到鹭鸶谷上空。乌鸦漆黑的翅膀割断了阳光，遮住了蓝天，把一块块白云也染上了黑色的阴影。鸦群绕着被硝烟熏黑被弹片削秃的树枝，凄厉鸣叫。这聒噪的叫声带着恶意的嘲弄，带着刻薄的诅咒，带着喋血食尸者那种阴森森的欢呼。

1949年夏秋交替的季节。

二十多名幸存的游击队员挂着绷带，拄着拐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在丛林中掩埋同伴的遗体。

鸦群在游击队员的头顶掠过。

有几位游击队员举枪往天空射击。

子弹带着厌恶，扑向鸦群，扑向这不吉祥的秽物。

霎时间，乌鸦的翎毛被打得漫天飞舞，像下了一场黑雪，洋洋洒洒，飘向大地。

大地一片触目惊心的红色。

褐红的土地，殷红的血浆，如血的残阳，三层叠加，红透了，红得令人恐怖。

乌鸦的翎毛——黑雪，覆盖在这片红透了的土地上。

鸦群被枪声驱散，但很快又聚拢过来。

这些黑色的死亡的天使，给耸立在鹭鸶谷的青龙国碑，涂抹了一层凄凉的黑影。

“别打了，乌鸦是打不完的。”

一位游击队员高声叫道。

“莫荣斋的生肖，就是属乌鸦的。”

莫荣斋是西双版纳易武恶霸地主，靠在中老边境一带贩运鸦片起家。

他用鸦片从安南买来一批精良的法国武器，拉起一支两百多人的武装。

起先，国民党派重兵剿他，屡屡受挫后，改剿为抚，委任他当易武保安团长。

他招兵买马，在易武一带横行乡里。

解放军渡江战役胜利后，莫荣斋眼看蒋介石靠不住了，就和境外藩王摩达达的土著武装勾结在一起，妄图把坐落在鹭鸶谷的那块青龙国碑往我境内迁移五十公里，把二十余万亩热带森林划给藩王，作为交换，摩达达答应在共产党接管中国后，让莫荣斋和他的保安团在境外藩王辖地居住苟活。

莫荣斋的黄狗子加上摩达达的摩头兵，人数将近一千。

仅有两百多人的我滇桂黔边疆纵队思普地区九支队野牛凹游击队奉命保卫青龙国碑，粉碎敌人的卖国阴谋。

这一场阵地战，敌人损失过半，但游击队的有生力量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队长耿勇牺牲了，全队十五名党员干部全都阵亡了，指导员骆文早右腿中了两颗机枪子弹，股骨被打断了。

队伍被迫撤离青龙国碑，沿着崎岖的山道转移。

鸦群得意地嚣叫着，扑扇着翅膀，从天空飞降大地。

成千上万只乌鸦像块巨大的黑色的幕帷，把青龙国碑四周的红土地笼罩得严严实实。

野牛凹游击队的前身，是一支杀富济贫的民间武装。

开始是由几家猎户，因缴不起土司山官和国民党沉重的苛捐杂税揭竿而起的，两年前才由“边纵”收编过来。

因此，战士们的成分不很纯。

剩下的二十多人，除了身负重伤的骆指导员，有的过去在旧军队待过，有的在江湖上混过，带着兵痞习气和绿林遗风。

就这么一支队伍，在力量悬殊的强敌面前，能保护祖国不受宰割吗？

等待他们的，究竟是毁灭，还是生存？

是荣誉，还是耻辱？

<<鹭鸶谷>>

内容概要

纤弱的女大学生覃猛虎，突然置身在蛮荒的丛林和由盗马贼、“琵琶鬼”、绿林好汉、风流长工等一群粗野的男子汉组成的游击队里。起初，她遭到了嘲笑、奚落、冷视、欺负，然而终以她的美貌、纯洁和真诚征服和净化了这群男子汉，并带领他们浴血奋战，捍卫了祖国领土不被分割。

《鹭鸶谷》生动地表现了覃猛虎与粗汉之间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摩擦和感情纠葛，真实地再现了傣女沐浴、驿店盗马、土著抢婚、成丁礼仪等云南边疆特殊的风俗民情，描绘了西双版纳神秘、绚丽的自然风光，是一部有着浓郁人情味和传奇色彩、表现悲壮人生的雄浑之作。

## 作者简介

沈石溪，原名沈一鸣，祖籍浙江慈溪，1952年生于上海。  
初中毕业后，1969年赴云南西双版纳插队，在云南生活了整整36年。

80年代初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已出版500多万字作品，所著动物小说充满哲理内涵、风格独特。  
被誉为“中国动物小说大王”。

曾连续三届获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还获中国图书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台湾杨唤儿童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2004年转业回上海，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 章节摘录

伤口已失去痛感，拖着那条负伤的腿，就像拖着一截没有生命的沉重的木头。他侧着身，用肘拐子撑着地，吃力地从古老的菩提树洞里爬出来，靠坐在石崖那块马蹄形的磐石上。这是一个显眼的制高点。

他努力挺正伛缩的腰肌，高高仰起头颅。

只要还有一口气，只要从昏厥中清醒过来，他就要用这种姿势坐在马蹄形磐石上。他要用自己饱满的威严向散坐在四周森林里的二十多名战士证明：你们还不是一群无头鸟。

由于爬动，干结的绷带里又渗出一片红黄相杂的汁液，有股刺鼻的腐臭。

他心里明白，自己的生命像盏漏油的灯，快熄灭了。

但现在绝不能倒下去。

树倒猢猻散，这比喻不太地道，他想。

应当说，野牛凹游击队好比一幢房子，鹭鸶谷一仗把精髓都打完了，房子的梁柱都断了，只剩下他这根被白蚁蛀空的房梁勉强支撑着。

要是他也倒下，哗啦一声，房子将坍塌变成一片废墟。

他相信是这样的。

昨天半夜有个哨兵连人带枪失踪了。

他宣布说是被饿虎叼走了。

其实这拙劣的谎言瞒不过谁，谁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携枪逃跑，耻辱啊，野牛凹游击队的耻辱，他骆文早的耻辱。

所以他不能死。

他一定要活到支队派来新队长，用结实的大梁重新支撑加固这幢房子。

这样，他死也瞑目了。

不知什么时候飘起了小雨，纷乱的雨丝给骆文早的脸蒙上了一层水光，显得苍白而又苍老。

其实他刚满三十岁。

他石匠出身，从小跟着父亲串村走寨，为大户人家雕凿墓碑牌坊，为小户人家打制磨盘石槽，风风雨雨，落下满脸皱纹，就像刻出来的一扇石磨，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好多。

天地一片迷茫，连绵的群山上那条起伏曲折的山脊线也被雨雾吞没了。

山谷像只巨大的奶桶，盛满了湿淋淋的云块。

风雨如晦，他的心情和这天气一样阴沉。

他默默注视着手下幸存的战士：有的为了遮雨用芭蕉叶把身体裹得像只青皮粽子；有的百无聊赖地蜷缩在树下掐虱子；有的瞪着失神的眼睛任凭风吹雨淋……一片潦倒，一片颓唐。

突然，他听见左侧树林里喧闹起来。

他吃力地扭身望去，见费阿林和陆鼎正在争吵什么。

不一会儿便聚拢了一伙人，分成两派，越吵越凶。

他听不清他们在吵些什么，就对守护他的通信员说：“夏小龙，去把费阿林找来。”

夏小龙才十三岁，人没枪高，却长得虎头虎脑，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珠子会滴溜溜转，显得格外聪明机灵。

他应了声，朝闹架的地方跑去。

不一会儿，一位大眼睛高鼻梁的青年游击队员气呼呼地来到他面前。

“费阿林，你在跟他们吵什么？”

“指导员，陆鼎又在讲怪话，说摩达达已经派兵增援莫荣斋，我们寡不敌众，不如趁早散伙，大家回去种田。”

“混蛋！”

他粗鲁地骂道。

他早就料到会发生这种事的，就像感冒了必然会打喷嚏一样。

一股热血往头顶涌来，他想命令把陆鼎绑起来，教训一顿，再关两天禁闭。

## &lt;&lt;鹭鸶谷&gt;&gt;

看你还敢不敢传播失败主义情绪。

但他毕竟是经验丰富的政工干部，懂得克制自己。

他很清楚，在游击队里，像陆鼎这样的动摇分子还有好几个。

只不过陆鼎心直口快说出来罢了，而那些人把这种念头藏在了心里。

要是陆鼎处理过火，很有可能会把那些人逼出游击队的。

不是已经携枪逃跑一个了吗？

现在对野牛凹游击队来说，每一个战士都是非常金贵的，哪怕是有毛病的战士。

“指导员，要不要我把队伍集合起来，你给大家上堂政治课？”

费阿林建议道。

他苦笑着摇了摇头。

自从鹭鸶谷那场恶仗以来，他天天都抽时间给战士们讲课，讲得连他自己都腻烦了。

无非是讲全国解放形势，无非是讲野牛凹游击队的光荣战斗历史，老生常谈。

他们尽管也坐着听，心里却在想，全国解放形势很好，但远水解不了近渴；野牛凹游击队战斗历史很光荣，但昨天代替不了现在。

他晓得现在能吹散失败主义情绪的，是拿出战胜敌人保住青龙国碑的具体行动和办法，鼓起战士们的信心。

他有吗？

没有。

“指导员，你快想想办法治治陆鼎他们吧。”

怎么治？

把陆鼎叫来心平气和地谈谈心？

他立刻打消了这种愚蠢的念头。

像陆鼎这样在国民党旧军队里混过的人，像进过了染缸，要想洗刷干净，非在镗水里泡上三年五载不可。

他骆文早只剩下半条命了，谁还会真心服他呢。

唉，要是耿勇还活着，他骆文早没受伤，瞧着吧，这样的问题，简直比吃块豆腐都容易解决。

先由他上堂政治课，谁再讲怪话，耿勇会照着谁的下巴美美地给上一拳，使那小子脑袋瓜清醒清醒，然后，带着队伍去打个漂亮仗，嘿，保管一个个变得精精神神的。

但眼下，尽打些窝囊仗，东躲西藏，简直像耗子一样。

他甚至有点羡慕耿勇，长眠地下，一切都解脱了。

P3-5

编辑推荐

在经典军旅小说《鹭鸶谷》中，中国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将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女人和一群男子汉的英勇故事：纤弱的女大学生覃猛虎突然置身于蛮荒的丛林和由一群粗野的男子汉组成的游击队里。虽然，这群男子汉嘲笑、奚落、冷视、欺负她，但她最终以自己的美貌、纯洁和真诚征服和净化了这群男子汉，并带领他们浴血奋战，捍卫了祖国领土不被分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